

## 追逐罨画池那一抹金黄

杨柏书

地处四川崇州的罨画池，是一处掩映在都市的园林。入秋后满目的金黄吸引着许多游人走近她的身边，触动她的灵魂，去欣赏、品鉴她的卓绝风姿，聆听她诉说前世今生的故事……

来到罨画池，一个宽敞的广场首先映入眼帘。待我走近一看，一尊孔圣人的塑像展现在眼前。罨画池与孔夫子有什么关联？带着不解，我进入了园林，试着轻轻地掀开罨画池的面纱。

罨画池是一个有浓郁的川西区域特色的衙署园林，始建于唐朝，初名“东亭”。1057年，江原县令赵抃应友人杨瑜之邀游览园林时，留下诗句：“占胜芳非地，标名罨画池。”罨画池由此传世至今。后来，苏轼的孙子苏符任职蜀州时，继续增建，并与蜀州通判陆游等文人联手经营，才让罨画池得以千古流芳。明代后，罨画池内增建以纪念陆游、赵抃两人为主题的赵陆公祠。清代重建后，将赵陆公祠定名

为陆公祠，并与罨画池、州文庙三园合一，才有今日的罨画池。

罨画池内的州文庙，给园林注入了源远流长的文脉气息。孔子行教像的后面，那一列宫墙气势恢宏，震撼心灵。从侧门入园进入文庙中轴线，一道牌坊大气磅礴，四柱两台，中规中矩。牌匾上熠熠生辉的三个题字“儒星门”让我揣摸不定。是什么星门呢？莫不是老夫子有意难为后生？其实，只怪学生才疏学浅。翻阅字典，方得解答。“儒”与“榘”相通，指的是窗户格子。

当一派庄严肃穆的孔庙大殿呈现在面前，哪怕是早有准备，但还是被巍峨的大殿气派所震撼。与印象中的孔庙不同，除了歇山式，火焰帽状，琉璃瓦镶嵌大殿外，两侧还有保存完好的道冠古今坊、德配天地坊。忽然间，仿若听得一阵阵读书吟诵声飘入耳际，老夫子传道、授业、解惑的讲解声似乎依旧回荡在上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动

油然而生。

翻过了青砖围墙，飘进了一侧深深巷子里，迎面而来的小朝门让人驻足。朝门上，吴作人先生题写的“陆游祠”匾额金光闪闪，铁画银钩。端详着这简洁清楚的门庭，我将信将疑，这不是梦吧，我真的来到了誉满天下的陆游祠堂？待确定无疑后，我一边观赏着没有雕梁画栋的小朝门，一边欣赏着门庭那副对联：怀壮志统一国土，含悲愤宿愿未酬。字体选用了飘逸灵动，酣畅淋漓的草书，那是张爱萍将军对陆游的赞美。

漫步在祠堂悠悠的巷子里，岁月的痕迹镌刻在青石板上，两侧精美的马头墙斑斑驳驳，浸染着古香古色。墙上的诗篇仿佛记录了陆游对蜀州和罨画池这片土地的眷恋，将那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化作多情的诗篇种在了蜀州和罨画池，撒向了天地间。

银杏园里，壮硕成林的银杏树密布，在暖

阳映衬下越发金黄，浸润出妩媚娇艳的身姿。一阵微风轻拂，金黄的叶片从树梢飘落，像成群的彩蝶漫天飞舞，萦绕在你的身旁。追随着飘越墙头的那抹金黄，一潭湖水映入眼帘，这就是那个称之为罨画池的东湖。

一侧炫目的光投射在一尊古朴的石碑上，赫然醒目“罨画池”三个苍劲有力大字，彰显出大家官衙园林风范。穿行在崎岖不平的沿湖步道，那一面波平浪静的湖水分外引人入胜。宽广的湖水清澈透明，银杏、柳枝、青藤，倒映在一潭秋水里。楼台亭榭环绕湖畔，与疏落有致的众多假山相映成趣。崇尚自然，营造山水，既不失蜀中园林的朴拙，又再现了江南园林的精致。

登上了湖心岛的东亭，环顾四周，阳光斜照，水波粼粼，成群的水鸟在湖上嬉戏，湖畔植物层林尽染，远处高楼直指云天。这一幅壮美的画，不仅将那一抹金黄揽入罨画池，更是把世间美景倾情融入其中。

## 风雅莫过“花打头”

王太生

秋，是“花打头”的季节。好多花，它们张开了极致，风一吹，就纷纷掉落，有时候正好打在树下经过的路人头上。

“花打头”是要巧遇的，刚好有一条开花的道路，恰好有一阵风吹来，树下正好路过一个人，一切都是这样的巧，于是，美好的事情就发生了。

不单单是秋花，春花、夏花，亦如此。

想到广玉兰。广玉兰花朵硕大。到了暮春，自己托不住了，便放松地“哗”一下从树上掉落下来，砸到树下行人头上，行人一惊，才知道原来是“花打头！”

香橼花，细密紧实，香气扑鼻。掉落之时，不是一朵二朵，而是三朵四朵，一阵风吹来，若恰巧经过树下，一准落到你的头上。一朵香橼花打头，意味着有一只青春橼果，青绿带刺的香橼树上，秋天缀满像橘子一样的香橼果。香橼和橘子上去像孪生兄弟，在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都很相似，连植物也不例外。

遥想一千多年前的晚唐春天，女诗人鱼玄机《赋得江边柳》诗中描写：“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影铺秋水面，花落钓人头。”杨柳的翠色在荒芜的岸边绵延，透过曳如烟柳丝，隐约看见远处的小楼。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曳；飘扬的杨花，落在垂钓人的头上。——“花落钓人头”，杨花轻飘飘落在垂钓人头上，其实也是“花打头”。

到了清秋，桂花也要“打头”。桂花太细小，坐

在桂树下读书的人，被桂花“打头”后，花朵还会沾在头发上。被“打”的人，自己感觉不到，是别人看到了，才知道被花打头，除非落到脖子里，凉飕飕的——花打了人的头，又躲到脖子里。

高大的栾树上，金黄的小花芯儿被凉风一吹，便簌簌往下掉，溅在行人头上。这时候倘若有两个旧友，意外相逢，站在栾花纷落的树下说话。花打在头顶，听岁月回声，这初秋的新凉，有栾花作伴，会生出一股愉悦，一直飘到秋天的深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其实也是“花打头”，只不过杏花细小，便微不足道。夏至，竹架上的丝瓜花，打在农人头上，意味着有一根长丝瓜。大寒，腊梅花打在额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梅花落”。

花落，是地球引力作用。花从高枝上跌落，打到人头顶，是一种巧，林间光影里的人，在时光的美好中散步。

其实，秋天的花，不仅是“花打头”，还有“花落肩头”。紫薇花，当一场秋风吹过，落下的淡玫红花絮，便扑簌簌落在人的肩头上。肩头落花，这是秋天让人看着最舒服、最风雅的姿势。

“打头”的花，有些是被一阵风吹落的，有些被鸟啄落，有些自然脱落。瓣上沾着晶莹的露珠，打在人头上，飞花溅玉。

有时候，花落水面，正好有一条鱼，摇尾从此经过，花打到鱼身上，叫“花打鱼”，最好是一条锦鲤。

## 叮当声里丁丁糖

汤云明

丁丁糖，其实就是一种麦芽糖。因卖糖的小贩用小铁锤敲击一个马蹄形的铁片凿糖时，会发出丁丁的声音，小贩在走街过巷招揽生意时，也会不停地敲击铁片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被人们称为“丁丁糖”。有些小贩还会一边敲击，一边叫着“丁丁糖，丁丁糖，吃了不想娘”的“广告”，以此来让孩子感兴趣。

现在的大街上还偶尔有人在叫卖丁丁糖，味道依然和以前一样香甜。但以前物质生活匮乏，一般人家没有什么好吃的零食，所以价廉物美的丁丁糖就是孩子们心中的美味，而如今的孩子无法理解。

记得我最早对丁丁糖有印象，是还没有上学前。那时，经常有外地人挑着装丁丁糖的担子来到小街上，既可以用钱购买，也可以用旧牙膏皮或白色塑料鞋底换取。那时的牙膏皮都是铝或者铅做的，再加上塑料也稀缺，它们都有回收价值。小孩子就会捡牙膏皮来换糖，一个牙膏皮，就可以换一小块糖。

后来，本地也出现了好几家做糖的。他们除了在家里卖、到市场摆摊卖以外，还会用自行车拉着走村串寨

地卖。但那时的人手上很少有闲钱，就经常用大米换，一斤米可以换三两糖。再加上大米也是制作丁丁糖的主要原料之一，所以算是双方互利互惠的事。

麦芽糖的制作方法，大致是把发酵后的麦芽用干净的纱布过滤出汁水，将汁水倒入大锅里，先用大火熬干水分，再调成小火慢慢熬成浆，一直熬到很稠很有黏性为止，一锅原糖就此制成。黄色的原糖要通过不断的拉制才会变得洁白晶莹。拉糖时，需要一个很大很结实的挂钩，师傅把麦芽糖绕在挂钩上面一遍遍地拉扯，让它充分和空气接触。经过长久拉扯以后，麦芽糖就渐渐地由黄色变成了乳白色，再把拉制好的麦芽糖，装在长方形木框或圆形筛子里，等定型下来，就可以拿到街上去卖了。做糖师傅还会利用麦芽糖的特性，派生出一个家族的甜点品种，当地就有线板糖、牛皮糖、烟丝糖等“什锦杂糖”。

要说丁丁糖有多粘，我自己就深有体会。记得我正在换乳牙时，两次吃糖的时候就被粘掉了两颗牙齿。当时，只感觉有一点疼痛，然后是嘴里有血腥味，赶快把糖吐出来，一颗牙齿紧紧地和糖粘在一起。我自我安慰道，这样也好，省了找医生拔牙的紧张和疼痛，不失为一种拔牙的好方法。

传统的丁丁糖是不需要添加配料的，后来，根据顾客的需要也会加入芝麻、花生或姜汁，做成芝麻糖、花生糖或姜糖。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现在的丁丁糖增添了如草莓、巧克力等新口味。前不久，去云南盛产莲子的普者黑景区旅游，那里的商家还把丁丁糖加入荷叶，制作成当地特色旅游食品，口味还不错。

每当我想到丁丁糖，耳边仿佛又听见了由远及近的丁丁声。我想，在现代生产工艺制作的众多精美糖果面前，丁丁糖依然有市场、有生存的空间，也许就是因为它更是一种乡愁、乡情，一种儿时的美好回忆。

## 苍耳

乔兆军

秋后，凉风起，我从野外散步归来，袜子上竟然粘上了两颗苍耳子。它们如枣核形状，外壳带有苍黄小刺，像蜷缩成一团的小刺猬牢牢地“依偎”在我袜子上。我轻轻地摘下，捏在手中，仔细观察，记忆的大门也在这一瞬间打开。

苍耳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我们老家的人叫它“羊负来”。在农家的篱笆旁、田埂上、池塘边随处可见它的踪迹。你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萌芽，什么时候开的花，等注意到它的时候，它已经长得蓬蓬勃勃、恣意横生了，叶柄处已结出了青翠翠、毛楂楂的苍耳子，像一个个小小的狼牙棒。汪曾祺先生称苍耳是“万把钩”，还真形象，令人闻之不忘。

小时候没什么玩具，苍耳就成了我们的最爱。秋日，成熟的苍耳子变成灰褐色，周身布满了针刺，我们小心地一粒粒摘下，轻轻拢成一个大刺球，带回家滚着玩。我们还常把苍耳当成作战的“飞镖”，互掷着玩。

平凡的苍耳，还成了思念的符号，在恋人心盘中盘根错节，挥之不去。

《诗经》中有：“采采苍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一个神情忧伤的柔媚女子，拎着小筐走在春天里，采着脚边茂盛的苍耳，她采呀采呀，可半天也采不满浅浅的一小筐，原来她在思念远征的夫君，而无心劳作。诗经里的女子，采摘的是苍耳的嫩叶。苍耳的嫩苗，在古代是一种可食用的菜蔬，三国人陆玕说它“可煮为茹，滑而少味”。

我的故乡没有采苍耳的姑娘。苍耳大大咧咧的，自生自灭，既不抢眼又容易被忽视，除了孩子们把它当成嬉戏的玩具，再无赏识者，可又有谁会解读它粗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极其柔软的心？平凡如斯的苍耳还是一味很有名气的中药。苏东坡有言：“药至贱而为世要用，未有如苍耳者。”

现在，苍耳就沉默地躺在我的手掌里，我惊诧于它的生存与繁衍。苍耳苍耳，难道你就是倾听大地声音的耳朵？贴近大地，才能够保持这份清醒与静谧。粗糙而不粗鲁，孤独而不孤苦。迎接俗世的目光，落地生根，迎风生长，活得泼泼辣辣自在风流。



## 喜归

张永生 摄

五  
彩  
池  
第25期

夏  
丕  
旭  
(外一首)

沁园春·秋景

时令三秋，管种藏收，一片大忙。  
看重翻土地，洒抛菜籽，金黄稻穗，机正归仓。遥望南山，悠然自得，采菊东篱盈袖香。抬眼望，见群飞大雁，列阵南翔。

残荷月色清凉。偶响起鸣蛙水一方。眺万山枫叶，层林遍染，殷红炫目，瑰丽诗章。庭苑西墙，矗傍丹桂，溢远随风馥郁芳。秋光逝，业寒蝉音绝，杨柳疏行。

林  
承  
海  
(外一首)

在城市里行走

告别青山绿水  
背倚儿时的小山村  
站在水车马龙的街道  
故乡，是含在嘴里的青果

城市的天空灰蒙蒙  
高楼挤占了蓝天白云  
遥远的地方 陌生的客  
脚步匆匆有失落也有欢欣

晚风追赶着无边暮色  
红尘中灯火阑珊  
许多故事已经模糊  
月夜里我独对苍穹

轻风拂面，思乡入梦来  
明天，又要开始新旅程

良山之恋

到过北海，游过黄山  
我是匆匆过客  
家乡雄奇险秀的良山  
才是我最钟情的娇娘

骆驼峰歌来沙漠的诗情  
雨后放晴八角寨鲸鱼闹海  
青涩的恋情被天一巷挤窄  
失落，看不到紫霞洞的景色

三次登临金子岭  
仿佛触摸到蓝天上巍峨白云  
杜鹃映红了舜皇山老山界  
红军的足迹依稀在梦中

岁月之河静静流淌  
倾情之恋送走春夏秋冬  
登临高山抓一缕阳光  
经霜的花儿更芬芳

主 管 主 办：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社 址：成都红星路二段70号 电 话：办公室(028)86967113传真 通联发行部(028)86967130 记者部(028)86967136 编辑部(028)86967140 事业发展部(028)86967119 邮 编：610012 精神文明报社照排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承印